

繡像奸判假鴛鴦卷之二

第十一回

武宗爺親點主考

花榮王相府詳夢

且言花有冷在牆上聽見下面說道有賊他就唬得戰戰兢兢欲待下去。怎奈在梯子上。他手足唬軟了。又聽見那婦人道不是賊是野猫爭打你可睡去。花有冷聽見方才放心。婦人慌忙在水盆裡起來。連忙扒上晒臺。花有冷在黑影中看見婦人上了台來。好不歡喜。婦人將板櫬端了來。低低說道。冤家為何來得這般着急。就攢下許多石子。小紅尚未睡。認你是賊。叫喊起來。我在房中洗手脚。忙得我揩也揩不乾。上來接你。花有冷也不做聲。將板櫬墊了脚。婦人將他扶下來道。我同你在台上坐坐。等小紅睡熟。再到房中去。花有冷暗喜。同婦人一块攪坐下。用手將婦人抱住。摸了一會。那里忍得住。况在黑地裡。那婦人怎分真偽。也就任他了。不一時雲散雨收。便携手下台來。到房中燈下一見大驚道。你不是花公子。却是何人。有冷道。嫂嫂你難道認不得我了。我就是花有冷。婦人道。你為何這般打扮。有冷道。自從那日到你家來。見了嫂嫂。尊容回去告訴我家大爺。你們如今好不受用。今日大爺衣衿在房。我就拿他的穿了來陪你。恐失了你的約。婦人聽見嘆了一聲氣道。也是我命犯桃花了。觀看花有冷比文芳更加俊俏。於是復將他抱上床來。重整旗鎗對陣不表。且言魏臨川在書房內與春英雲散雨收。春英道。你不要回去。我每晚來陪你。臨川答應。後春英回到後邊去了。臨川掌起燈來。正欲脫衣聽見文芳叫道。老魏可曾睡呢。臨川答道。方才上床。文芳道。有話明日說罷。轉身竟往花園記憶着。婦人走至梯子傍邊。拾起石子扒上三五層。不覺酒湧上來。心中一想。今日到有二更餘天。只怕他等我不得也。自睡了。只是失他之約。欲待踐約。無奈酒多吃了幾杯。手足軟了。不是妥當的。性命要緊。轉念間說道。不過去為妙。到明日陪个小心就是了。旋又扒下梯子來。回到自己房中睡了。且說花府有个馬夫。叫做李坤。原是山西太原府人。今在花府做个馬夫。性直兼有氣力。花文芳見他有些胆氣。就叫他夜間前來保守巡查。及走到花園。見一張梯子。豎在園牆。設有不測。豈不是我的干係。忙

把梯子放倒。又到別處巡查去了。且說花有怜與婦人。狂了半夜。不覺睡着。聽得金雞三唱。二人方醒。睜眼一看。天已大亮。慌忙扒起。穿好衣服。二人同登晒台上。得板攬伏在牆頭。往下一看。叫道。怎麼好。那婦人道。為何着急。有怜道。不知那個將梯子放倒。如何下去。婦人道。不要忙。你快快下來。我開大門。與你去。遲了。恐有人行走。不當穩便。二人復又下晒台。來婦人先開門。望望街上。幸喜還早。不見一人行走。叫道。冤家快快走罷。有怜道。嫂嫂。我若得便。就過來陪你。婦人將頭點了幾點。有怜緊走三步。作二步。走出了他家門外。正是

雙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婦人見花有怜去了。闔起大門。回房安睡不表。且說花有怜走到府門。見大門已開了。門公坐在轎上。手中捧着茶碗。在那裡吃茶。心中想道。我穿的是大爺的衣服。怎得進去。左思右想。并無主意。見門公呆呆坐着。也不起身。只得硬着頭皮。待我撞個木鐘。將袖子遮臉。直向裡闖。那個門公認得大爺衣服。連忙站起。叫道。大爺多早出去。小人沒曾看見。連人也不帶一個。從那裡回來。花有怜見門公如此說話。忍不住笑的一聲。笑將起來。門公細看。方知是書童花有怜。門公正色道。你為何大胆。穿大爺衣服。清早從那裡回來。說得明白。放你進去。如若扯謊。我就回稟大爺。有怜陪笑道。伯伯且請息怒。容我奉告。我們伙計。今日起來甚早。大爺尚在安寢。我等在書房無事。他們衆人道。若有人穿了大爺衣服。從街上回來。門公道。你多早出去的。有怜道。我出去時。伯伯低着頭掃地。我就溜了出去。門公道。下次不可免戲。或大爺曉的。那時都有不是。有怜道。你說得一點不差。說畢。一溜進去了。把大爺衣服脫下。摺好了。放在原處。一見大爺尚未起身。心中稍安。不言有怜。且說門公坐在轎上。左思右想。怎麼一個人出去。我就沒有看見。可見我有幾歲年紀。二目昏花。漸漸無用。下次須要存神。按下門公不表。話分兩頭。且言常蕙青向湯彪道。俺本待要娶了弟婦。再往南海。怎奈吉期尚早。不若先去朝山進香。回來再吃喜酒罷。不知湯賢弟意下如何。湯彪道。弟也要返舍拜過家母的。年弟當同行。萬青大喜。馮旭道。得置酒饌。行次日。僱下船隻。帶了家丁。往金華府而來。下文書中自有。

二位英雄交代話分兩頭且言武宗爺那日正逢早期天子登殿文武官員朝賀正是

從來不識詩書禮

今日方知天子尊

朝賀已畢王開金口問道諸卿有事出班啟奏無事朝罷言說未了只見文班中閃出一位俯伏金階啟奏道臣有本面奏聖上天子向下一望却是文華殿大學士沈謙天子道卿有何奏沈謙道目下場期將近天下舉子紛紛而來望陛下欽點大臣考試天子准奏提御筆點了武英殿大學士花榮玉為大主考花榮玉謝恩天子袍袖一展群臣皆歡且言花太師回到自己府中各官聞知花太師點了大主考皆來相府賀喜花榮玉一一迎接晚間擺酒請合朝大臣當日酒筵席散夜間得了一夢不知主何吉否天明吩咐堂候官將詳夢官傳來堂官答應不多時詳夢官來見花榮玉道老夫夜得一夢不知主何吉否詳夢官道相爺所夢何如花榮玉道老夫夢見帶領多人郊外出獵到一林子看見兩顆樹想道此林內必有野獸吩咐擺下圍場猛然見一個鹿領吊睛老虎出來了從人四散張牙舞爪只奔老夫老夫急了將坐下馬加了兩鞭飛跑前去那虎隨後趕來堪堪赶上照着老夫頭上一拍老夫大叫一聲我命休矣不覺驚醒乃是南柯一夢詳夢官聽了尋思一會稟道相爺此夢十分凶惡小官不敢照稟花榮玉道你且直說老夫恕你無罪詳夢官只得說出夢中之事來也不知說此什麼言語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曉

第十二回

林正國觸奸投水

徐宏基進香還朝

話說詳夢官稟道据小官詳來一個樹林只有兩顆大樹樹者木也二樹者即雙木也雙木者豈不是个林字也猛虎者即此人也趕來是要傷相爺性命頃要小心提防害相爺的花榮玉道那有此事身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怕甚麼姓林的我去年曾害了太常寺林瓊性命莫非他有了二姪前來赴考恐怕一朝得第皇上恩寵要報前仇亦未可知不可不妨我自有了主意到了那日點名時留神若有姓林的不許他入場便

到了頭場這日花太師清晨坐了大轎排齊執事兩邊吹打到貢院門放了三炮進了貢院升了大堂這些入場的官兒都在轅門伺候花太師吩咐開門只聽得大砲三聲兩邊吹打把貢院門開了入簾官兒進來恭謁即便開點點名已畢各歸本房然後將各府州縣舉人冊子獻上花太師逐一細看看到浙江金華府有一舉人姓林名璋再看別處頗多不是雙木心中暗想當初林瓊是金華府人這個林璋一定是他兄弟之輩他的琛字是斜王傍這個璋字也是斜王旁夢中心事不可不信隨吩咐取過了虎頭牌來提筆就寫在牌上凡一切雙木姓的舉子今歲停科登時標出牌來了懸掛於貢院門首曉諭以後一省一省各府州縣挨次點名此回單讀林璋自從揚州別了常萬青湯虎馮旭星夜趕到京都尋了寓所下處不多幾日到了場期又無小廝跟隨自己提了考籃來到貢院門首伺候報名只聽得眾舉子紛紛議道怎麼不許雙木姓入場是什麼意思林璋聽了吃驚道眾位年兄此事可真麼眾舉子道怎麼不真現有牌掛在門外你若不信看牌便知那林璋在人叢中擠到貢院門首一看不看猶可看了只唬得啞口無言正是

五臟內驚走七魄

頂梁上急去三魂

看了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千山萬水到此只望功名得就不知為什麼事不許姓林的考非雙木的便許進場俺方才到此不知大主考是那個那些眾舉子道大主考是武英殿大學士花榮王林璋聽了暗恨道又是這奸賊當初我的兄長之恨我恨不得連登金榜得睹天顏覲奏帝廷拿這奸賊碎尸萬段方與兄長報仇才收我心願我如今只推未見此牌竟進場去看他怎樣於我同眾舉人擠進只聽得點到金華府金華縣在旁點名逐一挨次點過也不叫他名字將一府點完了又叫別府林璋只得推開眾人擁擠上去來至公案前深深打了一躬道舉子也是金華府人大人為何不點舉子名字何故花榮王所以不點他名字有个原故將他名字早經鈎吊是以叫他不着花榮王見這舉子打躬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林璋道舉子名叫林璋花榮王聽了大怒喝道三日前已經懸牌掛在頭門不許雙木姓入場你敢擅入犯吾法度麼林璋

道但雙木姓林進場停科要是奉旨就該有旨頒行天下舉子就不該進都應試了要是大人主裁即不知其何故花榮王把驚堂一拍罵道你這個匹夫好張利口敢侮慢大臣該問何罪喝叫左右拿下重責四十大棍兩邊巡場官跪下稟道此係朝廷大典恐被舉子議論乞太師三思而行花榮王亦恐天子知道有關風化遂道本該重責衆官討饒且暫寬恕了決取墨來用水磨之塗了他面替我趕出貢院大門衆役答應用墨水不由分說沒頭沒腦亂抹了一頓塗了林璋一臉又出大門以外正是

任君洗盡三江水

難免今朝滿面羞

林璋被衆人役叉出氣个半死望着貢院門大罵道奸賊我何罪之有將墨塗得我這般模樣你這奸賊我生不能報你之仇死後做鬼必當追你之命奸賊短奸賊長罵个不了這兩個把守貢院門的門軍見林璋罵不絕口走近前喝道你這個王八羔子還不快走衆舉子道先生好不識時務古語說得好貧不與富爭民不與官爭附耳道他是皇上的寵臣年兄還不速速回寓衆舉子推的推勸的勸林璋無奈方才一頭罵着一路走出不意走道順城門只見一條大河此乃是運糧的天津河一派溜溜水响抬頭一看有許多粮船泊在河下心中想道我在楊州姚夏封說我有个水星照命今日被奸賊這般凌辱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此河是我送命之地大叫道奸賊我到閻羅天子面前哭訴把你奸賊拿到陰司對案硬着心腸執起脚來往內一跳正是

閻王註定三更死

誰敢留人到五更

第十三回

定國公早朝上本

林國正權作西賓

話說林璋氣不留命望河內一跳這河好不利害白浪滔天水勢凶猛兩岸的人看見林璋在水中冲起衆人喊道快快救人又見下面來了三隻官船岸上有許多捧夫船頭站立許多家下艙門板上正站着定國公原來是定國公徐宏基到五雷山朝香今日方回十歲正坐在艙中猛聽得兩岸上大聲嘈雜因問道為何事如此喧嘩家丁跪上稟道方才岸上有一人不知為的什麼事跳入河中這些百姓喊叫救人衆人下

水救他故此喧嘩。徐千歲聽了此言，忙傳鈞旨，不論軍民人等，下水能救得此人，不論死活，賞銀五十兩。諭意一下，那些百姓人中喊叫道：「千歲爺有諭，如有人救得此人，不論死的活的，賞銀五十兩，正是。」

亂紛紛翻江攪海

鬧吵吵地裂山崩

那些百姓亂喊叫。這天津衛都是卸了了的糧船，那水手聽見此言，都要想銀子，不顧性命，只聽得扑咚扑咚一連跳下七八个，指望救他。怎奈水勢凶猛，白浪滔天，那裡去尋？有个九江幫一人，正坐在船梢上，拿了个窑碗吃飯，忽見一人，劉剛在他船邊冒起來，依然又沉下水底去了。他就把手中窑碗一攢，扑咚一聲跳下水去。一个氍子到底事有湊巧，劉剛一把扯住了，托出水來，兩隻腳端着水，一隻手划着水，只奔岸邊。百姓們看見齊聲喝彩道：「好本事！那人到了岸邊，將林璋夾到船旁，放下稟道：『投水之人是小人救起的。徐千歲站在吊窓跟前，看得明白，問道：『還是死的還是活的？』那人將手在他心口一摸，稟道：『還有氣呢。』徐千歲傳下鈞旨，住船聽見三棒大鑼一响，將船停住。千歲吩咐將投水之人帶來。水手忙把跳板搭起，就將那投水之人抬上船頭。千歲出艙，走至船頭，將虎爪一摸，還有些微之氣，吩咐家丁快取鍋來。家丁答應走到梢後，抬了鍋來，放在船頭三四个家丁，將他抬起，伏在鍋臍之上。命家丁賞撈起人來的人銀五十兩。那人得賞叩謝而去。千歲爺也不進艙，就坐在將軍柱邊。林璋口中吐出清水，三不能言語。千歲傳諭開船，即刻鑼聲一响，鼓蓬上吹打三通，捧夫拉着如飛而去。不多時，見林璋吐了二船頭的清水，低低嘆了一口氣。千歲道：「回生了！快取姜湯來。」登時取到，將他扶起，灌下姜湯，只聽見腹中骨碌碌的响，响了一會，不一時林璋將眼一睜，又閉起來。口中罵道：「奸賊逼我到閻羅殿前，我一一告你。」徐千歲聽了，好不發笑，吩咐家丁替他換了乾衣服，帶他進艙來。見我千歲進了艙，家丁忙替他換了乾衣服。林璋此刻才知人事，低低哭道：「我林璋自被奸臣之辱，投水而死，不知怎樣遇見恩公，救了性命，又做再生之人，不知救我的却是何人？好去拜謝家丁道：『我家千歲爺乃是定國公徐宏基。千歲爺漫漫的帶你進艙，去見千歲爺。』林璋聞言，方知是徐宏基。」

隨家丁到了艙中。見定國公端然坐在虎皮交椅之上。林璋上前跪下道：「落難舉子。蒙千歲救我活命之恩。愿千歲千千歲。」徐宏基問道：「你是那方人氏？有什麼冤枉去投水？你可漫漫講來。」林璋見問，哭訴道：「千歲爺在上。聽舉子細稟。舉子乃浙江金華府人氏。因到京中會試。千歲道：『今日乃是頭場之期。為何不進場？』反在此投河。這是何故？」林璋稟道：「皇上欽點了花榮王做大主考。不許雙木進場。舉子不知其意。當面就問。還是奉旨的。還是太師尊意？」那太師大怒。將舉子拿下。要打四十大棍。多虧衆官討情。不由分說。將舉子黑墨塗面。又出貢院。千歲道：「今科不許進場。還有下科。為甚的就投水？」林璋道：「舉子千山萬水。來到京師。望求功名。榮宗耀祖。今日不許進場。豈不負人十載寒窗之苦？」叫舉子難回家鄉。有何面目見人。因此傷心一氣。故爾尋此短見。不想蒙千歲救了性命。真乃天高地厚之恩。叫舉子何日答報？」千歲徐宏基聽見林璋一番言語。大怒道：「氣死我也。好生無禮。老夫數月不在朝中。他就這般弄權。蒙混皇上。明日早朝上本。務要把這奸賊拏下。清理朝綱。剷除奸党。」是老夫分內之事。林璋又磕了一個頭道：「多謝千歲爺。徐宏基道：『林舉子。你可起來。且坐。』林璋告坐。千歲問道：『昔日有一位太常寺林瓌。可是貴族麼？』林璋答道：『正是。』舉子胞兄。當日被花太師害了性命。千歲爺道：『是位忠良也。死在這奸賊之手。說話之間。只聽得三棒鑼响。鼓蓬上吹打三通。早已住船岸上。人夫早已伺候。千歲爺起馬。吩咐家下用小轎將林舉子抬到府中。家人答應。不一時。千歲坐了大轎。排齊執事。三聲大炮。進城。文武百官。那個不知定國公回朝。人人懼怕於他。到了府第下轎。竟入書房。也不回後堂。在燈下寫了本章。過宿一宵。到了次日五鼓。到午門見駕。正是。」

五更三點著朝衣。文進東來武進西。三下禁鞭鐘并响。階前虎拜祝三齊。

天子登殿。文武朝駕已畢。王開金口問道：「有事出班啟奏。無事散朝。」言還未畢。黃門官啟奏：「今有定國公進香回來。現在午門候旨。」天子聞奏。傳旨快宣進來。黃門官領旨走出午門。聖上有旨宣定國公朝見。徐宏基答應領旨。來至金殿。在品級台跪下奏道：「臣定國公徐宏基朝見。望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皇上開金口道：

皇兄平身一路風霜寡人過意不去。叫內侍取金墩賜坐。徐宏基謝恩起身坐下。天子道：皇兄把朝山之事。一一奏與寡人知道。徐宏基俯伏奏道：臣冒萬死之罪。天子笑道：皇兄當有何罪。赦卿無罪。快快奏來。徐宏基道：臣有短表冒奏天顏。望乞聖裁。兩班文武聞知。盡皆失色。暗道：定國公他是昨日回來。今旦面聖。他就有一本章奏與皇上。不知他所奏的是那一位官兒。不表衆官个个就憂。單言徐宏基早把他的本章獻上。接本中書。隨將本章接了。擺在龍案之上。天子展開看了兩行。不覺大驚。原來此本。就是叅的花榮王從頭至尾看完了。冷笑了幾聲。心中暗想：此本難於准奏。將何以解之。未知武宗如何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魏臨川暗使毒計

馮子清明受災殃

話說武宗皇帝看罷。徐宏基本章。欲要准了。又恐花榮王問罪。欲待不准。又恐徐宏基不依。思想一回。向著徐宏基道：朕久聞皇兄與花榮王不睦。候場事完畢。朕賜宴看諸大臣在中極殿。與你二人講和。言罷。袍袖一展。天子回宮。群臣各散。徐宏基只得回府。將此言告訴林璋。林璋道：皇上如此寵愛。無奈彼何。徐宏基道：不如住在小衙。權為西席。不知尊意若何。林璋道：多蒙千歲活命之恩。敢不盡心教授。世子按下。林璋在定國公徐府不表。且言花文芳留魏臨川在府。日日過去。與他妻子作樂。府內大小人等。皆知此情。那個敢說破。這魏臨川戀著春英。也不想回去。故此大家肚裡明白。那日童仁差人送了一個字兒。與花文芳。見上面寫着：目下已是三月初旬。但為馮旭迎娶。只有一個月光景。為何還不上緊。花文芳看了。忙到書房。叫老魏道：你終日思想妙計。不見你一言。今日我的舅舅又來催我。魏臨川道：晚生今在府上。不放晚生回去。身上欠人些手尾。不得分身料理。連目下日需。只怕缺了。欲向大爺借些。須但此事未見分毫之功。又不好啟齒。故此晚生心不安靜。有何妙計。花文芳聽了。即叫有伶。取了一百兩銀子。前來道：些須可以料理否。魏臨川雙手接過。道：聲多謝大爺。今日放晚生回家一走。將各事料理一番。明日早來。必有妙計。文芳依允。當日吃過晚飯。臨川回到自己家中。用手叩門。崔氏問道：是那一個。魏臨川道：是我。崔氏忙來開門。走到房中坐下。

崔氏將門關好也進房來問道你在誰家。有個月不回家中好不心焦。魏臨川笑道你猜我在那家。崔氏說道你的好友甚多。叫我從那里猜起。魏臨川回道待我告訴於你。我那一日被有怜尋去。這些時都在花文芳家中。是一記策要害馮旭。今日是我生法。又送我一二百兩銀子。叫我拿回家來。你可收好。明日還要往他家去。崔氏聽說笑道真好運氣。夫妻二人說說笑笑就睡。一宿已過。次日魏臨川起來。問婦人家中可少什麼。起我在。家婦人一一說明。魏臨川走上街買齊各色應用之物。交與崔氏。他仍往花府去了。花文芳正在書房。魏臨川笑嘻嘻的過來。叫道大爺。見禮。坐下。道。晚生昨日回家。一夜不能合眼。想了一條妙計。花文芳道請問有何妙計。魏臨川道晚生想來這件事。必得弄出人命來。方能害得馮旭性命。馮旭既死。錢小姐無主。就肯嫁大爺了。花文芳道人命雖好。但馮旭怎肯殺人。難道叫人替他殺人。魏臨川道非也。大爺明日假寫一個邀單。上寫幾個同案姓名。假打個知字。去誘馮旭。錢林到府。將酒灌醉。抬他去睡了。再著一個了環到馮旭厝裡。先著一個心腹之人。躲在黑暗之中。一刀殺了。誣他因奸不遂。殺死人命。大爺吩咐錢塘縣夾問成死罪。成死罪。錢月英見馮旭死了。不怕他不嫁。大爺把錢林也灌醉了。拿些金銀器皿。放在他懷中。外拿賊將他賊。將他驚醒。他必然跑出。預先叫家人安放絆馬索。等他出來。將索一扯。跌倒在地。搜出器皿。豈証一齊報一齊報到縣中。人命盜案兩件重情。把他兩家禁住。再看人與錢林說親。如他依允。大爺與知縣出錢林如錢林如他不依。大爺在府中。叫些家人去。到錢家硬把錢月英搶進府中。大爺硬自成親。就是錢告狀也是狀也是遲了。文芳聽了大喜。正是

明鎗容易躲

暗劍最難防

芳就依計就依計而行。心中暗想。叫那個了環前去。又叫何人殺他。想了一會。且到臨期再處。隨叫有怜取帖過來。臨過來。臨川寫了邀單。送與花文芳。帖上面寫着是月十六日。奉邀同案諸友。合集小齋詩文。一會案諸友于諸友于左。姓名下寫着同學弟花文芳拜託。後面寫馮子清兄。錢文山兄。高秋猷兄。袁齊福昆等共八人。假打了六個知字。隨着家人。你到錢馮兩家。打了知字回來。家丁答應去了。到了馮府。把這邀單遞

與家人。我是花府差來的。有個邀單。煩拿進去。請馮相公。打個知字。老人家拿出來。是花文芳邀請同案諸人。做詩文會。只得隨手打了一個知字。老人家拿了出去。與花府家丁去了。又到錢府。也是如此。打了知字。回府見了主人。票上兩處俱打過知字了。花文芳大喜。准備行事。不言且說馮旭打過知字之後。差家人到錢府。知會花府。請做詩文會。可否去做。錢林回說。他既來請。怎好不去。老人家回復主人。堪堪到了十六日。花文芳叫過有伶吩咐。你可叫廚上備辦酒席。再把李坤早暗暗叫到花園。無人之處。對他說。道。我有話要吩咐。他有伶答應去了。不一時。李坤來到花園。文芳手中拿了五十兩銀子。道。賞你。李坤道。大爺賞小的銀子。必有用着。小人之處。花文芳道。我有一件機密事。兒用你。若你做來。太太房中了環甚多。揀個好的。賞你做老婆。事成之後。還有重賞。李坤道。多蒙大爺抬舉。恩同天地。不知叫小人所幹何事。花文芳道。我差你殺人。李坤道。差小的殺人。小的怎敢推托。花文芳贊道。好好。附耳過來。如此如此。李坤連聲答應。道。小人知道了。說畢退去。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裡捉金烏

花文芳來到書房。臨川問道。安排定了。文芳點頭不表。且言錢林來到馮旭家裡。約馮旭同赴相府。門官看見二位到了。連忙報道。花文芳連忙出來迎接。三人笑嘻嘻同進書房。見禮坐下。獻茶已畢。花文芳道。小弟偶然高興。這些同案好友。多日未曾相會。小弟斗胆。出一邀單。請各位到來。彼此聚會聚會。錢馮二人道。小弟等蒙兄見愛。敢不從命。故此早早到府。不知那幾位可曾到否。文芳道。那幾位尚未到來。小弟已差人去請了。正說之間。臨川從外走進。笑嘻嘻與那馮錢二人見禮。又與文芳假意作揖道。晚生又來道府。今日特來進謁。不知府上有客在堂。晚生告退。說畢就走。花文芳道。老魏你來的正好。馮錢二位相公。是你會過的。今日在此替我陪陪賓客。魏臨川只得坐下。只見家丁稟道。那幾位相公。有人約了遊西湖去了。留信在家。不日必到。花文芳聽了。假意道。這幾位兄好沒分曉。遊西湖。叫人如何等的。馮旭錢林二人見如此說話。遂

站起身來齊道。既諸兄今日不到。我等且罷。等改日諸兄到了。小弟等再來奉陪。花文芳將他二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正是。春英無辜遭毒手。李坤黑夜暗行凶。

話說馮旭錢林二人。聽見諸友不到。站起身來要走。花文芳那里肯放。說道。既然諸位兄弟同遊西湖。不久自當踐約。留下一席候他諸位。請二兄先坐一席。漫漫相飲。以等諸兄便了。登時吩咐擺席。四人叙坐。錢林坐了首席。馮旭二席。花文芳魏臨川三席。酒過數巡。看上幾品。魏臨川道。今日飲的酒清冷。何不請二位相公行下一令。代主人消了酒。花文芳道。自然要請教請教。叫書童拿上令盆罰杯。送到錢林面前。錢林道。小弟不知行令。魏臨川道。錢相公不喜行令。請教可點一令罷。錢林飲過令酒。小弟要个曲牌。名合意。三學士去謁金門。馮旭道的。朝天子。要穿皂羅袍。魏臨川道。上小樓去飲。准美酒。花文芳道。紅娘子。抱耍孩兒。錢林完全到馮旭。馮旭道。小弟也有一令。要三字一樣。無法合意。飲過令酒。道。官宦家俱是三個寶蓋頭。穿的綾羅紗。若不是官宦家。怎能穿的綾羅紗。花文芳道。好个官宦家。綾羅紗如今請教錢兄了。錢林道。銅鑄鏡。鬚髮鬢若無銅鑄鏡。怎能照得鬚髮鬢。魏臨川道。浪淘沙。裁的是芙蓉花。若無浪淘沙。怎能裁得芙蓉花。馮旭道。如今轎到花兄了。花文芳道。淡泊酒。請得左右友。若無淡泊酒。却怎能請得左右友。錢林馮旭齊聲贊道。好个淡泊酒。左右友。花文芳道。輪到左魏行令了。魏臨川道。晚生要响亮响亮。請教錢相公一拳三大杯。錢林一拳輪了。又到馮旭。馮旭也輪了。魏臨川道。如今輪到大爺了。花文芳道。我是主人。怎好豁拳。我喝一杯。莫過門罷。不然老魏再出一令。臨川道。也說得是。請二位相公全了。錢林一拳三大杯。看官有心人。算諸無心人。不過三五回轉。把錢林馮旭吃得大醉。花文芳見了大喜。暗叫家丁過來吩咐道。將馮旭抬到東書房。錢林抬到西書房。對臨川道。我去叫个了環來。到得裡頭想道。那个春英了環。每每與人做臉做嘴。等我叫他出去。他送性命。叫春英快來。春英答應走來。花文芳道。連日有事。不得與你取樂。你此刻可先到書房裡去等我。我隨後就來。那春英欣喜。竟奔東書房而去。方走進書房。忽聽大喝一聲。一刀砍下。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

暗送無常死不知

春英一交跌倒在地。且說花文芳忙叫家下將金銀器皿打扁。放在錢林懷內。外面喊叫捉賊。錢林睡在夢中。猛然驚醒。一骨碌扒起來。便向外走。跑出門來。脚下被絆馬索一絆。早已跌倒在地下。眾家丁一齊擁上。不由分說。將繩索細起。喊道賊拿住了。推到書房去。見大爺。眾家丁故意喊叫。將馮旭驚醒。也不知外邊有什麼事。從榻上猛然下來。往外邊就走。不想被脚下死屍一絆。跌倒在地。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跡。叫喊起來。道救命救命。眾家丁一擁而進。點燈一照。只見馮旭滿身血濺。又見一個女子倒在地下。齊聲喊道馮旭殺了人了。不一時花文芳出來。眾家丁稟道。小人們拿住了一個賊。推來見大爺。打這東書房經過。聽見有人喊救命。小人等進去一看。竟是馮旭相公殺了人。不知殺死那個。花文芳道。掌起燈來看殺的何人。假意着了一看。大驚道。原來殺死我的愛妻春英。向着馮旭罵道。好個人面獸心的畜生。我與你有何仇。何冤。為何殺我的愛妻。馮旭道。不是小弟殺的。花文芳罵道。你這個該死的禽獸。你遍身血跡。還賴什麼。吩咐家人把凶手鎖下。小心看守。此是人命重情。休叫走了凶手。候天明送官。眾家丁一齊齊聲答應。登時把馮旭鎖起。花文芳道。把強盜帶過來。搜看他身上可有証麼。眾家丁一齊動手。搜出懷中許多器皿。俱是打扁了的。金銀器皿。花文芳大怒罵道。你這兩個匹夫。一個因奸不從。殺死愛妻。一個醉後起意。偷盜花府金銀器皿。錢林道。花兄不要錯認了人。我家頗有一碗飯吃。怎做起強盜來。花文芳說道。人贓現獲。還要強賴。吩咐家丁鎖了。正是。渾身有口難分解。遍體排牙說不明。

那個魏臨川。把報卑罵得現現成成。只等天明報官。又聽得說是殺的春英。心中十分煩惱。堪堪天明。把報呈報到錢塘縣去。這錢塘縣姓孫名文進。乃山西平陽縣人氏。兩榜進士出身。初任錢塘縣。為人耿直。心人明亮。只見管宅門的家人。將報呈送進。說花府昨夜被盜。又有一張呈子。是因姦不從。殺死人命。孫老爺聽了大驚道。禁城之內。那有大盜。劫去金銀。不計其數。現捉獲一身搜出贓物。又有一張因奸不從。殺死愛妻。

春英。凶手已獲。孫老爺看畢。沉吟半晌道。此事有些蹊蹺。怎麼就有兩空大事。吩咐三班伺候。到相府相驗。不一時。知縣出堂。打道竟奔相府而來。花文芳迎接到西廳坐下。獻茶已畢。孫文進問道。公子怎麼一夜就有兩件大事。花文芳道。這是晚生家門不幸。故遭此等異事。如今大盜凶手。經已拿住。求老父母一問便知。端的務要凶手抵償。孫知縣道。公子放心。本縣從公斷登時起身。走至東書房。公案已擺妥。貼知縣坐下。行人驗傷。將春英尸首細看報道。滿身無傷。惟腦後一刀。深有二寸有餘。知縣親自下來觀看。一回權檢票了。封條用鉄局抬去。荒郊看守。吩咐帶過凶手。馮旭走至公堂。深深一揖道。生員馮旭。拜見父母大人。花文芳証害生員殺死人命。凶器在於何處。見証却是何人。只求父母大人詳情。知縣見是生員馮旭。唬了一跳。沉吟一會。吩咐左右。將凶手押着聽審。又吩咐將大盜帶上來。錢林走上。打了一躬道。生員錢林。拜見父母。那孫知縣驚呀道。此兩件事。俱是生員。但此二生。俱是高才之士。据我看來。其中必有原故。吩咐押了回衙聽審。就要起身。花文芳道。兩件事治生全仗老父母。務要嚴審拷問。抵償人命。少不得治生真信進京。到家父處。保舉父母高才。不日就要有陞遷之喜。知縣道。公子放心。自古道。殺人償命。自然從公論斷。何勞公子吓。說畢。吩咐打轎回衙。不表。且言馮旭。錢林兩家家人。昨日來到花府。迎接相公。花家門公道。你兩家相公。與我家相公。遊玩西湖去了。你們可到西湖邊去接。哄得兩家家人。跑了半夜。也未接着。今早又到相府來接。聞得凶信。唬得魂不附體。兩家家人。慌慌張張。回去報信。與老夫人知道。馮太太聞得兒子殺人。不覺一交跌倒在地。早已嗚呼不知人事了。

第十五回

花文芳面囑知縣

孫文進性直秉公

話說馮太太。聽了家人這些言語。知道馮旭殺死人命。拿到縣中去了。聽得一交跌倒在地。昏死過去了。環婦女。慌忙救醒。道我兒不知此時怎生模樣。為娘的放心不下。家人齊來勸道。太太如今不必悲傷。保重玉體要緊。速速差人前去打探相公消息。回來再為料理。太太應允。家人前去。按下不表。且說錢家家人也。

慌慌張張回來至後堂正值小姐亦在夫人面前問道母親哥哥昨夜為何不回來話猶未了家人進來高聲喊叫道太太小姐這場禍事不小夫人小姐忙問有何禍事家人道小人今早到花府打聽相公昨夜不回為甚事故忽聽人紛紛傳說今早錢塘縣帶了我家相公與姑老爺去了小人細問端的方知昨晚馮姑老爺因奸不從殺花文芳愛妾春英我家相公見財起意偷了花宅金銀器皿錢太太與小姐一聞此言直唬得魂不附體一齊放聲大哭翠秀在傍說道夫人小姐不必悲傷這件事情婢子看來分明是花文芳害兩家公子為的是小姐親事事到其間哭也無益快快着人縣前打聽回來再處太太即差家人前去打聽挨下兩家前去打聽事情且說孫知縣回衙心中暗想道錢馮二人皆是有才學的怎能做這犯法之事花文芳囑我嚴刑審問此案寄信與花太師自有陞遷之日我想我今并非不是皇上命官竟是他相府裡之官其情可惱且到晚間帶到後堂一審便知分曉當下吩咐原差帶齊兩案人犯伺候晚堂聽審孫知縣見天色已晚出堂差人帶上人犯當堂點名先點花府家屬花能花能答應上堂打个千兒立在一傍孫知縣道花大叔請外班房少坐待對詞之時再請進來花能答應走下又點馮旭馮旭答應又點黑夜盜犯錢林錢林答應孫老爺吩咐將錢林帶下先審人命正欲問馮旭的口供忽聽宅門外一片喧嘩之聲有百十多人擠在宅門口孫老爺問道何人喧嘩管宅門的忙來稟道有朱翰林并三學秀才在宅門外要見老爺有个公呈在此孫知縣接過公呈一看原來是保舉馮旭錢林的公呈孫老爺道朱大人與衆生員本當請進面會怎奈有公事在身公呈存下自有公斷少不得通詳上憲一一請回家人到宅門口將此話向朱翰林說了朱輝對衆人道諸位年兄暫且請回公呈收下候父母審畢定奪衆人道孫父母明見萬里我等暫退等審過再處說畢紛紛散去不題且說孫老爺問道馮旭你既讀孔聖之書怎麼不知禮法因何殺死人命從直招來如有半字支吾本縣執法如山叫左右拿大刑來伺候兩邊答應如雷馮旭道父母大人在上容生員細稟生員一向與花文芳相好不料他將人命害我不知所為何事望父母大人詳察孫老爺說道

一向與花文芳相好。怎麼又將人命害你？一定是你終日在花府走動，看見他愛妾美貌，起了淫心。昨晚酒後自然逼他成姦。那女性烈不從，你一時酒性，將他殺死。這不是因姦不從殺死人命，而何？你還抵償到那里去？吩咐把錢林帶上來。錢林上前跪下稟道：「老父母，孫老爺道：『你可從直招來。』」怎麼偷盜花府金銀器皿，同夥還有幾人，從裏招來，免本縣動刑？錢林道：「父母大人在上，容生員細稟。生員世代書香，豈不知王法利害？怎肯做這犯法之事？明明是花文芳誣良為盜。孫老爺道：『你與花公子何仇？何恨？』他誣你為盜。錢林道：「只因今年二月間，因有朱耀年伯至生員家，代生員妹子為媒，與馮生員聯姻。不意童都堂也至生員家，代他外甥花文芳說媒。生員因這一日，兩家說親，不好允成。彼時應道：『花馮兩家皆係同案好友。』小妹畧知文墨，改日請花馮二兄過舍一考。小妹取中那家文字，即便做親。孫老爺道：『他可來麼？』錢林道：「一齊俱到。生員妹子出了題目，却取中馮旭文字。無奈生員妹子年幼無知，動筆將花文芳的文字批壞。彼時大怒而去。前月生員業已受馮家之聘了，分明是挾仇誣害生員二人。老父母詳情鑒察。孫老爺道：『你既知與花家結怨，為何又到他家去？』錢林道：「因花文芳有一邀單，要去做詩文之會。生員見他來請赴會，若不去，又恐惹他見怪，故約了馮生員同去。誰知落了他的圈套，便把這人命盜案誣害生員二人。孫老爺道：『詩文會共有幾個同席？』錢林道：「邀單上原有八人，却有六位不到。同席共有四人。孫老爺道：『是那四人？』錢林道：「生員同馮旭、花文芳、魏臨川、孫老爺道：「魏臨川却是何人？難道也是同會的麼？錢林道：「不是同會之人，乃是花文芳之幫閑。席上謔拳行令，將我二人灌醉，抬至東西兩書房，猛聽得喊叫。生員不知是計，向外觀看，不想腳下被絆，腳索絆倒在地。他家家人丁上前把生員拿住，懷中搜出許多金銀器皿。生員懷中器皿也不知從何而來。花文芳誣害生員為大盜。此刻叫生員有口難分辯。求老父母大人詳察就是了。孫老爺聽了這些口詞，暗想道：「錢馮二人，口供相同，且着人役到那六人之家去問，可有邀單否？隨叫錢林寫下那邀單上六人名字，寫了即差兩個衙役，如飛而去。不一時回來稟道：「小人奉老爺之命，差到那六位相公家去問，俱云未見邀單。孫老

爺心中明白。知兩件事情分明。是花文芳挾仇誣害兩家。但不知凶手。寔係何人。待本縣將魏臨川拿到。他必知情。在簽筒內。取了一根紅頭簽子。硃筆標着。仰役速去。提拿魏臨川。到案。當堂回話。火速。限於次日之早堂聽審。如違重責不貸。原差領了硃簽。知縣吩咐將錢林馮旭權。且收監。俟拿到魏臨川覆審。兩邊一聲吆喝。縣官退堂。正是。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第十六回

三學生員遞公呈

知縣緝拿魏臨川

話說原差領了硃簽。出了縣門。只奔魏臨川家而來。這且不表。且說花文芳。差人打聽知縣退堂。連忙回府。進到書房。花文芳與魏臨川笑道。錢林也未必逃得過。話猶未了。花能前來回話。花文芳便問道。你回來了。廢。孫知縣可曾審麼。花能道。審過了。花文芳又問道。審的甚麼口供。孫知縣可曾動大刑麼。花能道。連呵叱也沒有。他們上堂。還是生員長。生員短。孫知縣反出了硃簽。要拿魏臨川相公。到案聽審。据小的看起來。這件官事。要打回來了。花文芳聽了。不覺大怒道。好大胆的狗官。我當面吩咐。叫他把馮旭嚴刑審訊。他不過是個七品前程。他向那里去。反要拿我的魏臨川對質。叫道。老魏。你住在我大爺府中。他差人如到我府中。拿人。定將他狗腿打折了。看那孫文進。怎件奈我何。氣冲冲的。我明早到都堂衙門。見我世兄。叫你這狗官。做不成便了。說畢。氣冲冲。怒猶未息。魏臨川勸道。大爺不消氣的。且到明日。上了衙門。見了都堂大老爺。再處。不表花文芳。單言錢塘縣兩個原差。奉本縣之命。要拿魏臨川。到了魏家門首。竟自扣門。崔氏問道。是那。差人道。我們來請魏相公。說要緊的話。崔氏道。不在家中。在隔壁花府裡。你們那邊尋他去罷。差人道。既然不在家。我們寫下个字。兜留下。等他回來看了。便知端的。崔氏聽見。忙叫小紅開門。差人朝裡就走。婦人站在房門口。問道。二位有什麼話。公差道。我們是縣裡來的。奉本縣老爺的硃簽。要魏臨川到案。對質。說畢。將手中金頭硃簽。拿出來說道。你且看看。快教他出來。免得我們動手動腳的。那時難看。相婦人聽了。唬了一跳。回道。寔不在家。他在花府內。二位要拿他。可到花府裡去拿。公差道。這婦人可笑。千差萬差。我們來